

明天(12月1日)是世界愛滋病日。自1981年12月1日美國發現首宗愛滋病病例以來,人類便與這可怕的傳染病展開漫長抗爭。截至2013年底,全球累計有3,500萬人感染愛滋病,內地去年新增感染人數逾7萬人,存活患者43.7萬人,香港累計感染人數則為6,841人。經過數十年的搏弈,究竟內地愛滋病防治工作有否取得新進展?患者就醫、就學、就業仍然困難重重、飽受歧視嗎?本報記者最近探訪了雲南、河南等愛滋病高發地區,採訪患者目前生存情況,從今日起推出「中國愛滋病透視」系列專題,為讀者逐一細述。

中國

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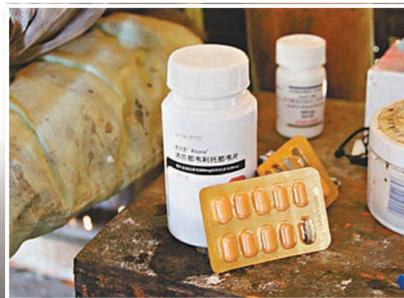
滋病透視 A9 毒禍篇

責任編輯:鄭慧欣 版面設計:余天麟



雲南邊境鄉鎮裡這對跨國夫妻雙雙染病。

夫妻倆的房間,右邊的小床是給兩個孩子睡的。



夫妻倆的床頭放着每天要吃的藥品。

邊境癮患愛滋交纏 錯嫁毒郎滇婦含恨

毒愛孿生 萬不可試

在採訪中,記者接觸到的吸毒人員有因幫丈夫戒毒不惜以身試毒的,有出於好奇吸毒的,有以吸毒是身份地位、時髦的象徵而吸毒的,也有因生活打擊而吸毒的……儘管他們吸毒原因各異,但都遭遇了家庭破裂、健康損毀、疾病纏身、人生黯淡的相同「毒」害。備受毒品摧殘折磨的同時,不少人還感染愛滋病,毒癮和愛滋病的交纏折磨完全摧毀了他們的人生。

愛滋病與毒品是一對罪惡的「孿生惡魔」。數據顯示,在中國的吸毒人群中,愛滋病感染率超過一般人群十倍以上,雲南省最早也是從邊境地區注射吸毒人群中成批發現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吸毒人員由於共用針管、針頭注射毒品,一旦有人感染愛滋病,這些注射器就成為愛滋病病毒傳播的「通道」,造成愛滋病病毒在吸毒人群中的蔓延傳播。毒品使人免疫功能下降,也為愛滋病病毒感染和發病大開「方便之門」。另據流行病學調查,吸毒者的性行為相對比較混亂,愛滋病病毒可通過帶病毒的吸毒者的不安全性行為傳播給他人。這一切都時刻警

記者手記

阿蘭對美好生活充滿嚮往。



雲南累計現存活愛滋病感染者和病人 (截至2014年10月): 7.99萬

主要傳染途徑 (2014年1-10月):

- 性接觸: 89.5%
- 靜脈注射吸毒: 9.3%
- 母嬰傳播: 0.9%

資料來源:雲南省防治愛滋病局

最新數據顯示,雲南累計存活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79,915人,人數居全國之首。毒品與愛滋是一對罪惡的孿生兄弟。雲南最早出現的愛滋病(內地稱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便是從邊境地區注射吸毒人群中成批發現的。毗鄰毒品「金三角」的地理位置,國際毒販毒品過境的現實,讓雲南的邊境地區一度成為毒品的重災區;因吸食和注射毒品感染愛滋病,使部分邊民飽受摧殘。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鍾小強 雲南報道

得知愛滋病化驗結果呈陽性,何桂蘭(化名)當時就像瘋了一樣,獨自走在馬路中間,開車的人朝她鳴笛甚至搖下車窗罵她,她似乎都聽不見了。她走進理髮店,把蓄了很久的長髮狠狠地剪掉,花光了原要在市場上買肉的130塊錢,而這差不多是全家人大半個月的肉錢。

緬甸招毒郎 把病招進來

阿蘭的家在雲南邊境德宏芒市的鄉鎮,丈夫阿癸(化名)是鄰國緬甸人。阿蘭說,「當地村子流行娶緬甸新娘,我卻招了個緬甸新郎,」可沒想到把病也招了進來。

阿癸是緬甸巴朗族(中國稱德昂族),從阿蘭家騎兩個多小時的摩托車就能到他的老家。阿癸的緬甸老家毗鄰金三角,自

家原來就靠種植罌粟為生,種煙自然也就「吸煙」。後來不讓種了,改種甘蔗,可錢賺得少,阿癸的媽媽和阿蘭是同村人,他就來到中國打工。

結識阿蘭後,阿癸戒了煙成了家。婚後小兩口十分恩愛,結婚第三年阿蘭懷上孩子。可沒想到驗出愛滋病。一個月後,阿癸也證實感染。

「你是怎樣得病的?」記者問阿癸。「我不知道,在老家的時候,都不知道世上有這種病。」阿癸說。

「你『吸煙』,會注射嗎?」記者問。「我沒有,我『吸煙』大概兩三年。」

「那你是怎麼感染上這個病的呢?」「可能是喜歡出去『玩』吧,吸了『煙』,人又年輕就喜歡出去『玩』。」阿癸說,原先他們村子裡幾乎每家都種着成片的罌粟,在他們看來,罌粟就是一種莊稼,如同玉米、白菜一樣。在他老家不吸毒的年輕人只有1%,吸了毒喜歡出去「玩」。

「你們家有鬼 媽說會咬人」

阿蘭家的村子是德昂族聚居村,村口豎着一塊寫上「抓禁毒防艾 建平安村寨」的牌子。她得病的消息很快就在村子裡傳開了。從此,「其他人都不敢跟我講話。村子裡的老人見到我害怕得躲老遠,之前的朋友也不來往了。」阿蘭無奈地說,「從前有個小孩天天到我家玩,後來大人也不讓來了。」小孩對她說:「我媽說你們家有鬼,會咬人。」

更讓她難受的是,不僅自己受盡冷眼,當時就連不足半歲的孩子也受到歧視。一次,孩子發燒得厲害,她抱着孩子去求寨子裡的醫生,沒有人敢給孩子看病。她緊緊抱着孩子,急得眼淚都掉下來,好在城裡替她驗出愛滋病的蔣成芹醫生給孩子看了病。

「要是我不在 兒子怎麼辦」

阿蘭現在有兩個孩子,取名「命」、

「運」,「命」生下來時5斤2兩,現在已6歲,非常健康;「運」出生時只有4斤8兩,8個月的他在阿蘭懷裡顯得比一般孩子瘦弱,幸好此前的幾次檢測中都沒有受到感染。

蔣醫生說,今年檢測出感染愛滋的同族的孕婦就有七八個,而他們這個民族人口不到2萬人,這樣高的比例讓人憂心。

阿蘭夫妻的床頭,放着他們每天早晚需要服用的藥物。雖然現在他們的病情都得到控制,可阿癸說,只要有一天不吃藥,就會頭昏無力,什麼事都做不了。夫妻倆現在都沒出去打工,家裡種了些甘蔗,養了三頭牛、兩頭豬,母親和他們生活在一起,全家年收入大概一萬二千元左右。

阿蘭說,「我現在的心願是給兩個兒子一人蓋一套房,讓他們娶媳婦。可有時候靜下來我會想,要是哪天我不在了,兒子還沒長大,該怎麼辦?」

中午時分的深山陽光燦爛,低頭想着未來的阿蘭眼裡泛着淚光。

新毒品「亂性」助愛滋蔓延

記者從雲南省防治愛滋病局獲悉,今年1至10月該省新報告的愛滋病病例中,性傳播佔89.5%;2005年與2014年相比,靜脈注射吸毒人群新發愛滋病病毒感染率從5.19%下降至1.92%。數據表明:感染途徑由原來的注射吸毒傳播為主逐漸轉變為以性傳播為主。

毒品不禁絕 病毒勢難阻

「這並不表明毒品對高危險人群的危害減輕了。」該局局長徐和平說,多年的禁毒防治工作實踐表明:愛滋病與吸毒就是一對罪惡的孿生子,毒品不禁絕,愛滋病的蔓延就難以阻止。

徐和平分析說,新發病的靜脈注射吸毒人員感染率降低,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禁毒效果顯現,據測算,10年來,雲南省美沙酮維持治療共減少海洛英消費30.16噸;另一方面,也因為無需靜脈注射的冰毒、搖頭丸等新型毒品品種大量出現。但不可忽視的是,癮君子服食新型毒品後,極易引致興奮,發生吸毒後性行為傳播的比例並不是一個小數目。

勸夫戒毒 以身試毒



李曼為幫丈夫戒毒不惜以身試毒,結果雙雙成了癮君子。

如果沒有吸毒,40出頭的李曼的生活或許是這樣的:擁有一份朝九晚五的穩定工作,和青梅竹馬的丈夫、活潑可愛的孩子住在一個陽光充沛、帶有院子的房子裡,過着喜樂自在的生活。但這一切本來唾手可得,從她1997年吸毒後,全都變成泡影。

76萬積蓄 吸剩5元錢

1989年,從事礦產生意的丈夫開始吸毒。為幫助丈

夫戒毒,李曼曾帶他遠赴北京、廣州等地求醫戒毒。「他每次都能在醫院順利戒斷,可是一回家後,又開始復吸。反反覆覆多次後,我就問他怎麼可能會戒不掉?我戒給你看。就為此開始吸毒。」

1997年,李曼開始吸毒,3年間,她把家裡76萬的積蓄「吸」到只剩5元錢。「那5元是無法從銀行卡上取出的,如果能取出,也肯定被我吸光。」花光76萬元積蓄、服用過2004年前面市的所有戒毒藥,受不了毒品的折磨曾經自殺,吸毒的8年裡,別人對自己失去了信任,更別談尊重……最後,李曼更染上愛滋病,毒品徹底毀了李曼。「這真是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誰都別想在毒品面前例外!」

成立工作室 關懷愛滋病

「沒有死就好好活!」李曼先是加入了當地防治愛滋病的志願者隊伍,後於2008年2月成立了為感染愛滋病的性工作者提供陽性預防、同伴教育、臨終關懷等幫助的民間機構「草工作室」,目前共有286名成員。